

一種無漢字詞素的解決辦法

台灣，以鶴佬語為例，其文字化的歷史雖已四、五百年，但一直沒有固定完整且為社會普遍接受的文字，雖然文字主張很多，沒有一種是完全沒有異議，可以為當前民衆接受的，此種戰國時代，需要更多民主科學的研究、實踐、競爭去解決。解決需要充份的時間，但台語教育已迫在眉睫，不趕快解決不行，本文的目的是以音標解決為前提，討論當前迫在眉睫的台語教育的文字問題。

台語不是沒有文字，只是漢字不夠用

民進黨縣市長雖然表明要實施母語教育，其實只是基於一種愛鄉的熱誠而已，到底母語教育該怎麼實施，既沒有計劃、又沒有準備，一旦率爾從事，面臨重重困難，窒礙難行，只要當局施加一些壓力，母語教育必歸失敗。這一次一旦失敗，將來想要捲土重來，恐怕十分困難了。因此

民進黨籍縣市長一定要抱著必勝決心，好好規劃、好好準備，循序漸進，不能急功冒進，「食緊槓破碗」。

台語教育的反對者說：「台灣話有語言沒有文字」這句話不全對。山地話有些語言如阿美族已有教會羅馬字，翻譯聖經，那就是他們的文字。鶴佬語、客家語是漢語支系語言，大部份都有漢字，只有一兩成口語詞素，沒有固定的漢字表達，所以鶴佬語、客家語並不是沒有文字，而是沒有固定完整的文字。

其實所有漢語方言都沒有完整的文字，這是因為口語的發展太快，漢字的新創或借用，速度上趕不上口語的發展，因此口語中老是有一些詞素沒有漢字。北方官話是口語文字化最成功的方言，但即使北京話，都有一些詞素沒有固定寫法的漢字，或未創漢字。今天在台灣流行的「國語」，大家覺得好像沒有寫不出的字，其實台灣的國語是一種「人造語言」，是透過國語教育人工打造的語言，不是自然的語言，在其形成的過程中，事先便把寫不出漢字的詞彙刪除不傳了，所以由大陸傳來的舊詞都有漢字。但是新生的詞彙，如卡拉OK、QQQ、有夠讚、T恤、樂透、很ㄟㄟㄟ，或是新創字，或是假借音近字，或是假借英文字母；但像年輕人口中的ㄅㄨㄟㄟ，就可能沒有字。台北國語因為是唯一有書寫文，上得了報刊雜誌的語言，因此文字的新創或新用相當迅速，還趕得上語言的發展，但是鶴佬語或客家語，不像廣東話那樣幸運地上得了報刊雜誌，所以文字的新創或新用趕不上語言的發展，因此沒有固定完整的文字是必然的命運。

閩南語是所有漢語支系語言中跟中原漢語最疏遠的一種，不但文讀音與白話音分歧最嚴重，同時沒有漢字的詞素也最多。據研究大約有二十五%（不包括閩南台灣獨創的俗字），一般人以為有音無字的詞素，其實有一部份是因為白話音跟文讀音相差太遠，誤以為是沒漢字；一部份是雖然我們的祖先早就創造了閩南或假借了漢字，只因為受到文人輕視或政治的壓迫，這些地方性的文字無法傳承下來，因此我們誤以為「有音無字」。如果扣除了這些字，鶴佬語寫不出漢字的詞素，大約只有五%而已。

鶴佬語是一個詞素極為豐富的語言，如果每一個詞素都要派給它一個不同的漢字式的文字，恐怕非得上萬個字不可，即使採用同音假借，至少也需要六、七千字才夠用，而現代中文只要四、五千字就夠了，其中還有一些文言字，如果是純口語，三千多字就夠了。

詞素太多、漢字不夠用，還有文白異讀、一字多音、方言差，都構成鶴佬語以及客語文字化的困難。

吸取過去文字化經驗

讓我們先了解一下過去台語創作及台語教育解決文字問題的經驗。茲將各種文字形式簡介於下：

一、戲曲文字：南管、歌仔冊、流行歌書寫文的目的是在喚醒演唱者對歌詞的記憶。鶴佬語

及客語歌曲多半是口耳相傳，文字只是輔助工具。南管是文人戲曲，故用字較講究；歌仔冊是寫給識字不多的民衆習歌的歌本，故同音或音近假借字特多，流行歌詞受到現代中文影響甚深，義借字較多。

二、假名注音文字：日據時代以來，日本人爲了教授文官、教師、警察台語，出版了三十幾本會話書，另辭典十餘部、雜誌四種，其使用之文字頗有規劃，用字相當統一，因逐字注音，漢字只是輔助了解的工具，所以用字是否合理並不計較。如按呢(an³ni¹)寫作「如此」，毋通(b¹thang¹)寫作「不可」等。其設計的目的並非爲了建設台灣語文，只是當成一種學習台灣話的工具，台灣話學會之後，這種工具便可丟棄。

三、教會羅馬字：教會羅馬字教會自稱爲「白話字」，顧名思義，是將這種拼音字當成「文字」。此種拼音字大體可以當成文字使用，因其可以完整記述口語；但因民間習慣使用漢字，教會羅馬字只被當成音標使用，很少被當成創作工具。教會也沒有用來記述台灣文化，只用來編寫傳教文字及會話教科書。

以上三種文字形式，假名注音文字隨著日本殖民統治而失傳。教會羅馬字因爲受到國民黨壓迫而衰微，目前教會傳教亦以中文聖經爲主。南管、歌仔冊已被遺忘，目前只有流行歌歌本仍繼續使用不完整的漢字在記錄歌詞。綜觀上述三種文字，都不是嚴肅地要將其文字形式作爲永久固定的民族文學創作工具，因之沒有一種文字被民間普遍接受而且認真傳承。

當前台語文字化運動

台語文字化被嚴肅思考與嘗試是近幾年的事。先是十年前鄉土文學勃興，許多本土作家大量將台語詞彙融入中文文學之中，造成風潮。但這些鄉土作家並不是認真地在創作台語文學，他們對傳統戲曲文學並不了解，對台語文字也沒研究，其漢字用法極為混亂，大量假借現代中文的義近、音近字，完全不考慮台語本身的音義系統性，也不知傳承台語四百餘年的文字傳統。所以如果把他們當成台語文字來看待，那是一種文字的怪胎。

近五年，台語研究者與文學家開始嚴肅思考自主的台語文字問題。鶴佬語有林宗源、向陽、黃勁連、宋澤萊、鄭良偉、林繼雄、張裕宏、洪惟仁，客語有羅肇錦、彭德修、黃恒秋……，是近年實際以台語文創作、記錄或台語文字研究、推動台語文字化的主要人物。其中對台語文字有特殊主張的是林繼雄、鄭良偉、洪惟仁三人，茲介紹如下：

林繼雄是教會羅馬字的革命者，出身教會，他看到教會羅馬字的雙層結構，在美觀、排版、打字上都有許多缺點，因此設計一種不用閨號、不用提字的羅馬拼音字，謂之「新文書法」。其終極理想是完全採用其「新文書法」，但因此種文字目前推行尚有困難，所以現階段在「新文書法」之間，夾用一些通俗漢字，成爲一種漢羅夾用的文體。

鄭良偉亦出身教會，留學美國。他對漢字，輕視古文傳統，重視現代的俗用。但對教會白話

字則主張保守其傳統，而反對改革。他認為漢字的選用應考慮現實的通用性，因此相當重視鄉土文學中的台語用字。對漢字未能標準化的詞素，主張用教會羅馬字填補。但因教會羅馬字不適用於排版打字，故對教會羅馬字也有個人的小幅度修改。

洪惟仁出身中文系。他比較偏重理想，認為台語文字化應參考日本、朝鮮的成功例子，漢字既不夠用，不妨引進朝鮮諺文加以改良，反對夾用與漢字扞格不入的羅馬字。目前諺文的推行尚有困難，因此其創作皆儘量採用漢字。漢字的選用雖亦尊重俗字，但比較注重傳統漢字及鶴佬文俗字，極少採用鄉土文學家用字。又大量採用同音假借，極少使用義借字，其語言亦使用較道地的口語，因其文字觀念及語言觀念都較趨於理想化，故一般民衆尚不習慣。

漢字及音標的大混亂

由上面的敘述，我們可以勾勒出鶴佬語文字化歷史的軌跡及危機。

一、鶴佬語南管文學雖已有四百餘年歷史，文字化程度甚高，因有知識份子參與，產生不少有價值的鶴佬語文學。但因此種文字只是少數南管樂友玩賞的工具，不成為教育的工具。因此後來民間再發生歌仔冊文學時，並不能完全承襲其遺產。但這兩種文學都是土生土長的文學，其用字相當具有音義系統性，沿襲傳統同音假借法，較少義借字。

二、由於受到日本及國民黨統治，民衆對文字的觀念發生扭曲，於是大量移入日文及中文的

義借字；如有假借，也漸接受官話音如「讚」「壞呷」「啥曉」「切麵」「賭爛」，因而造成台語漢字音義系統的大混亂。

三、假名拼音有台灣總督在統一，羅馬字有教會在統一，但國民政府雖曾制訂一套台語ㄅㄆㄇ，但從不進行教育，所有拼音方案的權威喪失，倉頡滿街跑，產生了種種形式的拼音字，造成音標的大混亂。

由此可見，漢字音義系統的確立，音標或拼音字的統一實在是目前亟待實施而又無法進行的大事。

漢字與音標問題既無法解決，台語教育即不可能實施。因此筆者謹在此提出一點管見，希望在這個戰國時代求得一點共識。

關於音標問題，筆者已於〈台語教育的音標問題〉一文中證明羅馬字化國際音標是合乎目前無論排版、打字、教育銜接、政府反對可能性、符號音值普遍性、學習轉移方便等各方面的現實條件最理想的工具，其結論與去年六月八日《新文化》舉辦「台語音標的檢討與協調」座談會結論相同。

因此筆者呼籲台語教育的教材編者及教育者，先以這樣的音標統一做基礎，進行教育，對課文中的每一個字逐字注音，至於漢字的協調目前尚不易進行，只要音標統一，配上漢字，問題就變得很小了。

這樣一來，就恢復到日據時代及部份羅馬字注音的會話書的路子。

這樣的方式並不是在建立台語文字化，只是在進行台語語言教育而已，但已達到目前台語教育的目的了。

儘量活用現行漢字

確定適用的教育音標之後，剩下的是漢字選用的問題。本來小學教育應該先教音標，這是毫無問題的。音標教會了之後，漸漸以漢字取代拼音字，這也是目前小學國語課本的作法。這樣一來就成了一种漢字、拼音字的混合形式。如果拼音字採用了羅馬字，那就成了漢羅夾用的文字形式。比如小學課本可能出現這樣的文字：

天烏烏beh⁴落雨，阿公a^x giah⁸ ti⁵頭巡水路，

tu²頭一尾tsit⁴仔魚 beh⁴娶某

但如果到了高年級或中學，台語文學教材或鄉土教材，是不是還要採用這種音標做為一種填補無漢字的詞素的正式拼音字？如果不要這種蟹形拼音字，勢必要採用和漢字形體能融合一致的朝鮮諺文式的方塊拼音字。如果這種方塊拼音字無法得到認同而成為正式拼音字，又不願採用A

BC和漢字夾用，那麼如何解決所謂「有音無字」的詞素呢？

傳統的解決方式有三種：

1. 假借：借用同音字或音近的漢字。
2. 訓用：借用漢文或中文裡同義或義近的漢字。
3. 新創：按照傳統造字方式，創造新字。

依筆者淺見，「訓用法」因為會造成台語文音義系統的混亂，除非已經約定俗成，否則應極力避免。「新創法」創出的新字往往找不到字模，所以也不方便。剩下的便是傳統六書的「假借法」最好用了。

但假借法也有時而窮，不是全無問題，如：

1. 台語漢字往往有文讀和白讀二種，到底假借文讀音？還是白話音？應有符號上的區別。
2. 如果找不到同音字，而要假借音近字，應當有符號記明，以達到完全準確地表記實際語音。

關於上面兩點，筆者以為當前只要推行三種符號，以作為漢字的「閏號」，如羅馬字另加閏號以表德、法、西語一樣，是個不錯的辦法。茲簡介如下：

1. 沿用傳統勾破式，如以ㄅ、ㄆ或ㄇ、ㄋ記在漢字四角以表八聲，筆者加以改良如下：

焦	金	上平
鳥	錦	上上
照	禁	上去
招	級	上入
焦	金	下平
焦	矜	下去
焦	及	下入

這樣一來，同聲同韻而不同調的破音字或音近字就可以一下子解決了。

2. 台語中有一部份音節是同聲同韻的七個聲調中沒一個詞素是有漢字的。如：·kaiz·ngiau·，這時如果加一個傳統鼻音符號就可解決，如

該	上平
改	上上
介	上去
介	上入
介	下平
介	下去
介	下入

3. 如果無法決定是文讀或白讀，可於白讀旁加個「口」字。如

空氣	khong ¹ khì ³ (空氣)	空嘸	khang ¹ khui ³ (景氣)
激氣	khik ⁴ khì ³ (鬧驚扭)	激嘸	kik ⁴ khui ³ (傲慢)

這樣加點加劃的台語文字，當然在美觀上比不上漢文那樣好看，但幾乎可以解決所有文字問題，所用符號也是傳統習用的，筆者以爲不但可以解決當前台語鄉土教材的燃眉之急，甚至可根本解決有音無字的問題，而不必採用拼音字。